

種二第譯選著名學文典古

人生的戰鬥

英國 C. 狄更司著

陳原譯



社務服化文際國

譯選著名學文典古
種二第

鬥戰的生人

著 司 更 狄
譯 原 陳

行印社務服化文際國

人 生 的 戰 鬪

(全一册)

版權
所有

作 者 譯 者
出 版 者

狄 更 斯
陳 更 司

國際文化服務社

上海虹口乍浦路七五至七七號
北平西單北大街一一三號
南京太平路二九八號

印 刷 者
洽 豐 印 刷 所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三版

譯者小記

「人生的戰鬥：一篇戀愛故事」，是狄更司三十五歲時所作，成於距今一百年前，是他由一八四三年開始，每年給聖誕節寫一篇小說的第四篇。這些小說，是以「聖誕歌」開始的，一共只寫了五本，後來收在一起，合稱「聖誕的書」。不知什麼道理，彷彿正人君子的教授們，是不大喜歡這部作品的；連莫洛亞寫評傳時，似乎也把它「聖誕的書」前三部一提過，便連忙改口，不再談下去了。

也許他們不喜歡那一個老人傑德勒吧——他把人生看做只是一場「趣劇」，認為其中並無半點嚴肅或正經的東西——可是他的兩個女兒，却是那樣的認真：認真得叫人幾乎不肯相信。姊妹倆同戀着一個青年，且慢，這決非時下的三角戀愛，姊妹竭力隱藏着自己的愛情，希望妹妹得到幸福，妹妹終於用出走來完成姊姊的愛戀。這之後——幾乎是「趣劇」似的結尾。

作者狄更司，是我們熟悉的一位。他的主要作品，已經陸續被介紹過來了。

這篇小說的譯本印出來時，恰是它寫成的一百週年，也算是一種巧合罷。

陳原

一九四五年七月初

人物

安東尼·傑德勒醫生——一個年紀很大的紳士；格雷絲和瑪麗安的父親。

瑪爾達姑姑——傑德勒醫生的妹妹。

格雷絲——傑德勒醫生的長女。

瑪麗安——傑德勒醫生的幼女。

本乍明，卜里頓（綽號「小卜里頓」）——個子很小，有着一張使人不快的討人厭的面孔，傑德勒醫生的男僕。

市里門西·紐康——傑德勒醫生的女僕。

阿弗烈·希非德——年青的醫學生。

湯瑪士·克樂斯——律師；斯尼采的搭檔。

瓊那旦·斯尼采——律師；克樂斯的搭檔。

米卡爾·瓦登——上述律師的當事人。

克樂斯太太。
斯尼采太太。

從前（究竟什麼時候那可不必管），在勇壯的英倫（究竟什麼地方也可以不必管），曾經打了一場惡戰，這一場惡戰，是在青草迎風搖展的一個漫長的夏日裏打的。多少的野花——萬能的上帝曾把它做成裝接露水的香杯的，這一天也裝滿了一盅一盅的血，在垂頭喪氣了。多少的昆蟲，它們的顏色是來自一些無邪的草葉的，這一天也給垂死的人們重新染污了，在它那驚慌的退路上，劃出了一道很不自然的足跡。五光十色的蝶兒，翅膀的邊緣也沾了血，飛到空中。河水通紅了。被踐踏過的土地變成了一片沼澤，那一種主要的色澤，依舊從這聚集了人足馬蹄的印痕底陰森的水潭那裏，在太陽光下閃耀出黯淡的微光呢。

月亮從遠方那高聳的大地底黑線上升起，掠過了樹梢，稍為有點朦朧黯淡了，於是高升的天際，低下頭來望着這一片平原——這平原佈滿了朝上邊望的一些面孔，恰如在母親懷裏貪看母親的眼睛，或者幸福地在想睡着的那些面孔；其時，月亮對於這個地方的觀感如何，我們可不知道。我們也不知道：當日吹過作戰的場所，當晚吹過死亡與苦惱的地方的，被染污了的風，後來究竟低訴些什麼祕密！在這戰鬥的殘跡消滅之前，會

有多少寂寞的月亮，照亮了這戰場，多少的星星，對着它作悲哀的看望，還有多少的風，從大地的各處吹來的風，吹過這地方呵。

戰鬥的殘跡埋伏着，拖延了好一段時間，但已經遺留了太少的東西了；因為大自然比人類的罪惡底熱情是利害得多的，它很快就恢復了她的肅穆，一如她先前對未曾打仗的地方一樣的，對着這有罪的戰場微笑了。雲雀在它的高高的空中歌唱；燕子來回的飛翔，俯衝了又飛升；飛逝的雲兒底影子，迅速的一片追逐着另外一片，掠過青草，掠過稻田，掠過蘿蔔田，掠過樹林，掠過樹林中間新築起來的屋頂和教堂底尖頂，然後隱沒在天地交界的光輝的遠方，即是紅色的落日在降下的那個遠方。穀田已經播了種，生長了，並且要收割了，那曾經通紅的流水，如今轉動着一個磨坊，男人們在田畝上吹着口哨；拾麥的，打麥的，分成默默的一羣一羣，在工作着；牛羊放去吃草；孩子們在田野裏叫着跳着，在趕嚇鳥兒；農家的煙囪升起了煙；安息日的鐘聲中和地在響了，年老的人們，活過了，又死去了；田野上的胆怯底動物，矮樹叢中和花園裏的純真的花朵，按着他們命定的條件，生長了，又萎謝了，而這一切都是在那兒殘而渴血的戰場上呵，在

那一次大戰裏，曾給殺死了成千成萬的人，堆積着在那上頭的屍。

但是起先在那生長着的稻田當中，有一些深綠的處所，人們總帶着恐怖往那裏瞧。一年一年之後，它們重又出現了；據說在這些豐腴的地點下面，曾無分彼此地，埋葬了一堆一堆的人馬，使這地方豐饒起來了。在這些地方耕種的農夫們，看見這裏的大蚯蚓是那樣多，簡直嚇得退縮了；他們在這裏收割的禾束，多少年來，都給叫做『戰鬥禾束』，給另外的放開；誰也不知道，那一束『戰鬥禾束』在收穫之家裏形成了最後的一批。好久好久，每一片田畦給翻起來，都可以發見一些戰鬥的殘物。好久好久，戰場上還有受傷的樹木；而在進行過決死的戰鬥的地方，還有若干破爛的圍籬和屋牆的斷片；還有被踐踏的地方，就連葉子也不長一片。好久以來，鄉下姑娘誰也不敢從這死亡的田野，摘些頂可愛的鮮花，來裝飾她們的頭髮和胸前；多少個年頭，來了又去了之後，人家還相信，長在那裏的楊莓，誰去摘它，手上儘會染上深深的污點的。

季節沿着它們的道路，雖然像夏天的雲兒一樣輕盈的掠過，却也在一段時間裏，連這一場古老的紛爭底殘跡，竟也給抹去了；它也帶走了附近的人們藏在心裏的那些傳說

底痕跡，後來這些殘跡就越縮越小，縮進老婦人的掌故裏，這是在冬天的爐邊記憶起來的呵，却也一年一年的逐漸減少哩。在那野花和楊莓曾經好久沒有人敢採摘的那個地方，如今已經有了花園，蓋了房子，而且孩子們也在草根泥上玩着打仗的把戲了。給砍傷了的樹，久已變成聖誕節的木料，發火了，格格的燒着了。那所謂深綠的地方，如今也不比長眠在地下的人們底記憶，更加青綠了。犁頭至今還不時的掘出了一些生鏽的金屬，但已經說不 這些東西先前究竟是用來做什麼的了，於是把它掘出來的人們，就奇怪着，爭論着。一片古老的壓凹了的胸甲，一個頭盔，久已掛在教堂裏，久得連那個孱弱的半瞎的老人，也沒有法子把它在洗白了的屋拱上面顯露出來，而把它當做嬰孩一樣看待了。要是那些在這戰場上被殺死的人們，能夠活轉來一瞬的功夫，恰如他們倒下去時那樣子的活轉來，那麼，抓破了面孔的可怖的士兵們，便會在家家戶戶的門窗上出現了；便會在寂靜的屋裏底火爐上升起了；便會在穀倉麥倉裏變成豐富的儲藏了；便會在搖籃中的嬰兒和它的看護婦之間忽然崛起；便會跟着河水漂流，便會在磨輪上旋轉，便會聚集在果園，便會充塞了草場，便會用垂死的人們在麥稈場上堆積得高高。在那一次

大戰裏，曾給殺死了成千成萬的人，堆積在那山頭的戰場，變化得真利害呢。

約莫一百年前，也許再也沒有一處地方，比一間有着長滿忍冬草的涼台底古老的石房子前面的果園，變化得更利害了；是在秋天的一個晴朗的早上，那兒傳出了音樂和笑聲，有兩個少女，一起在草地上快活地跳舞，約莫五六個農婦，站在梯子上，她們是在摘樹上的蘋果呢，却都停止了工作，學下來，分享着她們的快樂。這真是一個愉快的，活躍的，自然的場面呢，美麗的日子，休憩的地點呵；而那兩個少女，無憂無慮，無拘無束，自由自在地在跳着舞。

如果世間沒有所謂表演這撈什子的話，那我們該可以比現在生活得更好，也該比現在集籠在一塊兒愉快得多了；這是我個人的意見，我希望你會同意我的見解。看這些少女們在跳舞，這是多麼好玩的事兒呵。她們的觀眾只是在梯子上摘蘋果的人們。她們是歡喜去娛樂她們的，但她們跳舞却是在娛樂自己（或者你至少該會有這樣的觀感）；你就免不了要欽羨不置，即如她們免不了要跳舞一番似的。她們確實是跳得多麼好呀！

不像歌劇裏的舞星。簡直不像。也不像某某夫人的高足。一點也不像。這並非四人

圓舞，並不是梅女哀舞，更不是鄉村舞。既不是古式，也並非新式，更不見得是法國式，亦不是英國式：偶而它多少有點西班牙式，我聽人家說，這是自由快樂的一種舞，從那樂板的敲擊中，引導出一種自在的靈感底愉快的氣質。她們在果園的樹木中跳着，跳過矮樹林，又跳了回來，各各輕盈地轉來轉去，她們那美麗的運動底影響，好像一直在展開了，展開了，在陽光遍照的場所上，就恰如水裏的圈子一直在擴展開去似的。她們那招展的頭髮，那振動的裙子，她們脚下那彈性的青草，在清早的微風里沙沙作聲的樹枝——那閃着光的樹葉，那投落柔和的青綠的地上底小點陰影——和風吹過這些地面，吹動了風車，這兩個少女之間的一切，在那地脊的耕稻的人們，他們在那兒向天空誇耀，好像他們是世間最後的事物了——這一切好像也在快活地跳舞。

後來，在跳舞的兩姊妹當中，那個妹妹跳累了，快活的關閉笑着，便一屁股坐到一隻板橙上休息了。另外的一個却把身子挨着附近的一株樹。那樂隊，是一個漫遊的豎琴和提琴，便奏出了一些花腔，好像它在替它的新鮮吹牛皮似的；其實是音樂也到達了這樣的一種境界，起先因為跟跳舞者競賽，彈奏得太緊張了，這時候再也繼續不下去，

半分鐘也接不下去了。梯子上的採蘋果的人們，於是哼出了小調，讚美了幾句，然後就配合着那聲音，像蜜蜂似的再去工作了。

也許更實際的，是因為一個年紀很大的紳士忽忽跑出來看究竟是什麼一會事，看誰個惡鬼竟而午前在他的領地上大彈其音樂。——此人不是別人，正是傑德勒醫生呀。——讀者們須知：這裏就是傑德勒醫生的屋子和果園，這兩個正是傑德勒醫生的女兒呀。——他嘛，傑德勒醫生這個人嘛，是個大哲學家，倒並非十分愛好音樂的呢。

「今天彈音樂，跳舞，哼！」醫生說了一句，就不說下去了，自己喃喃的道：「我以爲她們今天會害怕呢。但這是一個矛盾的世界。喂，格雷絲，喂，瑪麗安！」他大聲說，「今天早上的世界，怎麼格外的發瘋了麼？」

「你別那麼認真吧，父親，」他的幼女，瑪麗安，一邊走近他，瞧着他的面孔，一邊回答，「因爲今天有生日呢。」

「有生日呢，咳！」醫生回答說。「你不知道天天都有生日麼？你難道沒有聽見過，每一分鐘有多少新演員——哈！哈！哈！——真是不可能正正經經的說啦——走

進這個所謂「人生」的荒謬而可笑的事業裏呀？」

「不，父親！」

「不，你不，當然啦；你是個女人——差不多，」醫生說。「呵呀，」他望着那依然跟他的面孔很接近的美麗的臉孔，「我以爲今天是你的生日呢。」

「不！你真的以爲麼，爸爸？」他那撒嬌的小女兒說着，便彎起了紅唇，準備接吻了。

「唔——哼！我的愛送給你，」醫生把他的唇在這紅唇上吻了吻，說：「祝你成天快活！——這種想法多好玩——祝人家快活用的是這樣子的一齣趣劇，」醫生自己對自己說「是不錯的呢！哈！哈！哈！」

傑德勒醫生——如我剛才所說——是個大哲學家，他的哲學的核心和神祕的地方，就是：把世界看做一件巨大的實際笑話；當作荒謬得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所不能正經考慮的東西。他的信仰體系，從頭就會經是他所生活在那上頭的戰場底一部分，這你馬上就會明白的了。

「好吧！可是你這樂隊是怎麼來的啦？」醫生問道。「當然是偷竊賊之流啦！這些吹打手從那裏來的呀？」

「樂隊是阿弗烈叫來的，」他的女兒格雷絲說着，把她妹妹的頭髮上的鮮花重新插好，這，她是在半點鐘以前，爲了讚賞那青春的美，把它插在那裏的，這時卻給跳舞跳亂了。

「呵！樂隊是阿弗烈叫來的麼？」那醫生說。

「是的。他一早進城的時候，恰巧碰見這樂隊出城。這一班人都是跑路，昨晚就歇在那裏；他心想今天既是瑪麗安的生日，把樂隊叫來，總可以逗他歡喜的，他還給我送來一張用鉛筆寫的便條，說，要是我的意思也一樣的話，他們就來給她奏夜樂呢。」

「唉，唉，」醫生毫不在意的說：「他總是要聽你的意見的。」

「我的意見總是好意的呢，」格雷絲很高興的說；她默不作聲好一會兒，她的頭稍稍的向後面歪着，來欣賞她所裝飾的那個頭；「瑪麗安就很高興啦，就開始跳舞啦，我就跟她一起跳。我們就摻在阿弗烈叫來的樂隊裏，跳到氣也接不上來啦。因爲樂隊是阿

弗烈叫來的，我們就覺得這音樂更是要得啦。可不是麼，親愛的瑪麗安？」

「噢，我不知道，格雷絲。你又用阿弗烈來作弄我啦。」

「提起你的愛人，就算做作弄你？」她的姊姊說。

「我相信你就是提到他，我也不大理會的，」那頑強的美人說着，彎摘下了她拿着的一些花朵的瓣兒，把它扔到地上。「我差不多聽得膩了；至於說他是我的愛人這一點呢——」

「別說別說！別這麼輕易說到一個真心呀，這全是你自己的呢，瑪麗安，」她的姊姊囁道，「就算講笑也是的嘛。世間再沒有比阿弗烈更真心的了！」

「不——不，」瑪麗安說着，就帶了一種無憂無慮的愉快態度，揚起了她的眼眉，「也許不是的。但我不懂這裏面有什麼大不了的。我——我不要他那樣的真心，我從來沒有要求過他。如果他以為我——可是，親愛的格雷絲，這一向老是說着他真見鬼！」

這倒是很愉快的呢：看見這樣一對剛強的姊妹那窈窕的體態，大家依偎着，在樹木裏流連着，這樣的談着，用誠懇來對付坦白，而又用愛，溫柔地襯托着愛。當然這也是